

# 十八大与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孙立平

主讲人：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习近平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故在社会上有“帝师”的戏称。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社会学。著有《社会现代化》、《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断裂》、《失衡》等多部书籍。

演讲时间：2013年4月28日。地点：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主办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

## 内容提要

十八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30多年时间里第二次最重要的会议！我个人来看，现在要开始新的阶段了。

现在面对的问题和过去有了根本的不同。第一，过去那些传统的发展优势已经基本上用完了，未来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潜力、新的动力。第二，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的程度，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特别是传统的维稳方式已经基本失效。第三，现在迫切需要社会作出改变，来适应民众的需求。

有消息说，中国要在几个地方搞司法独立试点。在新班子上任之后的第四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当中，最主要内容就是依法治国。从这些迹象来看，新班子有了这样的思路，在社会治理上要转向法治的轨道。

作为新的阶段的开端，我们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担当，要有勇气、有智慧做这个切割，真正和历史告别。怎么走向法治之路？老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

个办法一揽子解决。新问题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走上法治的轨道，轻装上阵，不留后患。其实未来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只有这一种办法。

未来10年，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10年！不但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大体上都是比较难办的事，而且给我们留下做事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将来会怎么走？不确定性比以前的任何一届都大。

未来有四种可能选择的道路。一是向旧体制的复归；二是延续过去30年改革的模式；三是原地不动，维持现状。四是选择新的方向进行改革，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公平正义现在已经是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从经济到社会、政治，往往都和公平正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卡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逐步地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不断地做大，现在要维现状，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向后退。

重新提出“社会进步”的理念。发展的理念最主要的是一个数量概念，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快速发展了30多年之后，必须有一个好的理念和价值来主导这个发展的过程，否则这种发展可能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发展对人的意义，以及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 开场白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话题，值得每个市民关注和思考。去年11月，十八大顺利召开并且闭幕，我认为十八大并不只意味着领导的换届，更多的是在这个经济转型的窗口期，为未来指明了改革的方向。那么未来十年中国到底会走在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上？我们又会怎样来分享改革的红利呢？

今天我们讲座的主题是《十八大与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先生，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孙教授！

孙教授，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社会学，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与改革息息相关。

孙立平：对。

主持人：您研究改革已经很久了，在您的心目中怎样才算改革？或者说|什么才是改革？

孙立平：我稍后再说，因为这确实不是几句话能说情楚的。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处在经济的转型期。很多关于改革的著作最近陆续推出，例如令013—中国关键之年窗口期》、《改革是中国的红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2013年是最重要的窗口期？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孙立平：我比较习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说。

刚才你说到改革的问题，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抛弃改革的话语，换成另外的话语，在我个人看来，改革基本上结束了。稍后我还要谈到类似的观点，所以刚才主持人的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主持人：其实孙先生写了一个很丰富的提纲，下面就请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给大家一一道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今天我们除了谈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三个报告要送给各位，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陆续发表的三份很重要的报告。一是2010年4月发布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二是2010年9月发布的关于社会建设的报告，三是去年1月发布的关于当前改革困境的报告。这三份报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有的报告在实际工作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包括最近这两年整个社会关于维稳问题的反思和讨论，以及在维稳问题上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和这份报告都有一定的关系。

去年，我曾经给某省政法委的同志连续讲了四次课。他们有点恭维地说到，我这几篇文章和报告主导了前一段对乌坎事件的处理。这个“主导”不敢当，但是这当中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去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宁要微词不要危机》，这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文章，被看作是中国启动改革的第

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我三篇报告中的大量内容，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都是从这些报告中得来的。我想，这三份报告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三个报告和课件一起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子目录中，等讲座结束，感兴趣的同志可以用U盘拷贝。今天我算是“买一送三”，讲这样一个题目，然后赠送这三份报告。

**下面开始谈今天的题目。**

**传统的发展优势基本上用完了**

**传统的发展优势基本上用完了**

今天的题目，最主要是想谈谈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这也是各位现在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十八大之后的路怎么走？人们充满着期待，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我今天主要想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大的题目之下，我最主要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理解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这次十八大，会前、会中和会后，人们对它的关注都是空前的，国内外都是如此，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会议。这表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十八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30多年里第二次最重要的会议！第一次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正式结束了“文革”，让我们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我认为十八大在将来，可能也有同样的意义！从十八大开始，中国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最近经常讲，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打个比方来说，有点像我们看书，前几届都是从这一段到下一段，这次有“翻页”的意思了。这个翻页能否翻好是一回事，但是现在恐怕必须要翻了。为什么？实际上我们面对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与过去30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要面对、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中国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回顾一下历史，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启示。中国人有个习惯，把60年叫一个甲子。但是在现实当中，你可以体会到往往是30年一段，按照30年来划线。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共38年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

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力斗在一起有27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过去30多年了。我个人来看，现在要开始新的阶段了。

关键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和过去有了根本的不同。最主要的应该注意三点。

第一，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过去那些传统的发展优势基本上用壳了，未来30年中国要想有一个不错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潜力、新的动力。

各位都很清楚，过去的30年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度发展。为什么会有这样长时间的高速度发展？除了改革之外，实际上当时最有利于发展的一些条件都凑到一起了，但是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能源、原材料很便宜，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生了大量的孩子，有人口红利，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不久，冷战结束又给我们带来和平红利，当时国际市场状况也很好。从国内环境来说，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处女般的环境，破坏一点，污染一点，问题都不大。

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能源原材料越来越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涨。人口红利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劳动力价格在大幅度的攀升。国际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整个国际市场状况非常不好。从国内来说，环境污染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的程度，不但是代价越来越大，原来的那些历史欠账现在也差不多应该还了。组合这几方面的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过去低成本发展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高成本发展的时代。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在什么地方？在去年11月的改革座谈会上，李克强同志说，“改革是中国未来最大的红利”。也就是说，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在于我们有一套好的制度。就像我们办企业，最初的建厂房、进设备、买原材料的阶段已经基本过去，现在如果要有一个不错的经济效益，就要考虑软的东西，要靠管理和好的企业制度。所以李克强同志讲了，改革是中国未来最大的红利。这个红利将来最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要体现在政治和乡土会层面。

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讲了一段话，他说，今天的中国靠经济改革带来新的增长和新的社会福利的政治空间已经很小了！如果其他领域的制度建设没有进一步的变化，经济改革所推动的事情并不多了。甚至可以说，将来经济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也要从政治和社会层面着手。所以我想，未来30年，我们在经济动力和潜力上，可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与之相伴随的整个中国经济，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客观情况来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什么阶段？发展的速度会稍微降下来一点，每年只有5%的增长，但是发展的质量更好一点，能够保护好环境，而且发展的成果能够被老百姓公平分享，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能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我认为，这5%的发展对社会和老百姓来说，可能要比现在10%、收的发展更有好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层次的新的阶段现在还进入不了。面对未来的30年，现在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转了这么多年，却死活都转不过来，不但转不过来，情况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地恶化了！现在征地拆迁到了不顾人命的程度，过去短短一个月，死在推土机下的达到四五人！破坏环境到了不顾子孙后代的程度，现在有人说，中国已经是挖地三尺式的发展。前一段美国很有名的投资家索罗斯说了一句话，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投有目标的经济！

综合这些方面来看，未来的30年，我们经济上要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最重要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通过制度的变革造就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活力？二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如何使我们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传统的维稳方式基本失效**

第二个新情况，在社会治理上，现在和过去30年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的程度，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特别是传统的维稳方式基本失效。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但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更主要的还是在表层，尤其要注意的是，最近这些年，在社会深层，在老百姓那里，甚至在老百姓的心态上，正在发生着变化，甚至这最近短短一两年，短短几个月，这种变化都是很明显的。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尤其上网的同志这个感

觉可能会更明显。现在的老百姓有点越来越不耐烦的感觉，对一些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在失去耐心。

我经常用一件事情来说明现在老百姓心态变化的这种特点。今年1月初，昆明长水机场因为大雾造成航班长时间大面积延误，有的乘客延误了两天以上。最后出现了什么状况？无论哪个航班说要登机、起飞，大家呼啦啦都拥过去。然后机场广播说，这个航班是要飞向深圳多北京？上梅的，请你不要登机！他们却同样向里面挤，一边挤，嘴上还一边喊，我不管飞到哪里，反正我要坐飞机！他们就是这种心态。各位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如果你在机场当中，航班长时间延误后，已经坐在椅子上十几个小时或者几十个小时，就非常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了。

前段时间，美国有个学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概括为八个字，叫“体制未改，生态已变”。什么意思？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过去十年基本上停滞了，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但是就在体制停滞这十年的时间里，在社会深层，在老百姓那里，发生了一场非常明显的变化。换句话说，过去十年，我们的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但老百姓已经不是原来的老百姓了。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感觉到。

现在的政府已经明显感觉到，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理，队伍越来越难带，维稳成本越来越高。老百姓这边，现在是政府说什么，他们不信什么，你要不说还好，你一说他更不信。前些天有人在网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很彻底，他说，“政府，你说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了！”这句话说得够彻底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我认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最近这两年，微信、微博，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得到信息非常便捷，成本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越来越难“忽悠”。十八大之前，我跑了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县城。我和基层干部聊天，甚至与县城里的市民聊天，他们聊的都是十八大谁能入常，谁不能入常？这个方案中有谁没谁，一共有几种方案等等，他们知道的与我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是从网上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年社的深层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还继续靠过去那种治理社会的方式恐怕不行了。

### **要搞司法独立试点**

这个新的方式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就是法治和依法治国。习近平同

志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反复地讲这个问题，说必须要全面贯彻落实宪法，要确保司法的独立性。有消息说，中国要在几个地方搞司法独立试点。李克强同志在正式就任总理之后用了这样一个表态，说要“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各位想，这话原来一般不是这样说。在新班子上任之后的第四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当中，学习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依法治国。从这些迹象来看，我们能看到新班子现在有了这样的思路，在社会治理上要转向法治的轨道。

但是我想说的是，要真正走向依法治国，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去年7月到深圳社会中心处基地学习，讲了一次课，那次讲的题目是依法治国。

当时我讲了一个观点，现在政府也总是讲“依法治国”，那究竟现在依法治国在中国有什么问题？不是说哪条法律是否健全，甚至也不是哪条法律制订出来了能否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有法不依的问题。最关键的是，政府也好，社会也好，是否能够真正从整体上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转？我在一个地方讲这个观点，当时下面有一位法院院长在休息的时候找到我说，我特别同意您的观点！我是法院院长，是管这方面的，现在就有这个体会。现在中国的法律确实谈不上健全，但是应付日常的这些事情也基本够用了。问题在于，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在整体上就没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转！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所以我认为，要想真正走向法治，在中国很迫切地需要解决两个现实问题。

第一、改革政府权力运作的模式。我们这些年，特别是在维稳当中，形成了一套和法治社会越来越格格不入、越走越远的政府权力运作模式。一个法治国家，政府的权力是怎么运转的呢？政府也好，领导人也好，办事人员也好，最高的准则都要按照规则、法律来办事。但是我们都知道，严格按照规则、法律来办事，也有办不好的时候。假如说他没有办好，那怎么办？首先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而是要反思这个规则是否有问题？然后通过改进规则来改进政府的工作。这是法治社会权力运作的的基本原则。但是有一条，绝不允许说为了把这个事办好，用违反规则的方式去办。法治社会的权力是这么运转的。

但各位想一想，我们这些年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运转模式？最简单的说，我就要结果，怎么办的我不管，你自己想办法。比如维稳，反正这个地方不能出

事，至于怎么不能出事，你自己想办法。计划生育也是这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你别问我，自己想办法。现在很多日常工作都是这一套。我在去年年底遇到一个市的局长，他说你让我找谁说理去？我们这个地方今年经济增长连尸%。都达不到，但市里给我下的硬指标是税收增长20%，必须要充成，怎么去征是你的事，如果你征不来，趁早说话，你把这个局长让给别人当就行了。

所以各位，我们这些年形成了一个政府权力运作的模式，但这是极为恶劣的模式！因为它默认你，甚至鼓励你用破坏规则、破坏法律的方式来实现工作目标。我前一段曾经提出一个概念，有点难听，叫做“作恶授权”。看我们政府权力的运作模式，有个作恶授权在里面，允许你破坏、违反规则。什么叫法治？不是首先管老百姓，首先是管理政府权力的，要解决政府权力运作模式的问题。

### **破坏法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破坏法治已经很长时间了，积累了无数的问题。现在想回头要走法治的路，怎么回头？要想办法。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很现实，现在的政府每天都在讲依法治国，但是各位想一想，你说依法治国就能依法治国了吗？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有的官员会想，我今天没有按法律办事，而明天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不就是依法治国了吗？但是各位想一想，哪有这么轻松？你说今天依法治国了，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那我问你昨天的事怎么办？你没有按照法律来做，是否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你说我把昨天的事解决了，那么前天遇到的和这件差不多的事，你是否能解决？解决得了吗？如果你前天、昨天的事解决不了，今天怎么能走向法治吗？他们能不找你吗？这是个问题。

政府这些年经常讲，老百姓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有的老百姓的要求不合理。这当然不是好事情，但是现在中国最难办的不是老百姓要求不合理的那一面，就算他们的要求不合理，即使能闹、是民”，他们的底气也是不足的。我认为现在最难办的是老百姓的要求是合理的。不知各位是否同意？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老百姓的要求越是合理的，政府越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你破坏法治这么长时间，积累了无数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可能

解决了一个，出来十个，解决了十个，出来一百个。例如征地拆迁当中的问题，每个老百姓提出一个合理要求，你都解决试试？计划生育当中的问题，哪个老百姓都提出一个合理要求，你解决起来试试！这些都解决不了，那怎么能走向法治之路？

有同志说了，按照你这样说就麻烦了，就是不能回这头了。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都面对过这个问题，包括像台湾蒋经国掌权的时候，他当时叫做“历史功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连第二种办法都投有，只有一种，拦腰一刀切断，今天同昨天作一个切割。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问题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办法解决。老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想个办法一揽子解决。新问题从今天开始，重打鼓另开张，走上法治的轨道，轻装上阵，不留后患。未来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只有这一种办法。

### **必须与过去有个了断**

为什么我强调这个问题？现在是新30年的开端，我们必须与过去有个了断。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这是很迫切的问题。现在要切割也就切了，如果现在不切，将来能否切得了都是个问题。关于这个切割，我这样比划一下好像感觉很容易，其实不容易，它需要条件。起码社会当中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氛围，谁都不能太较真，才能切割。如果大家都较真，那就切割不了了。

现在中国有切割的条件吗？我认为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已经相当不乐观了！为什么这么说？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我认为现在老百姓对政府还残存着一份信任和感情，但是也只能叫“残存”了。现在说老百姓怎么热爱我们政府，我估计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了，已经谈不上“热爱”了。但是还残存着一点信任和感情，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有问题你拿什么解决？人家怀着7、8个月的孩子，你说打就给打掉了，有的把孕妇都打死了，你拿什么解决？！但是他们还残存着这样一份信任和感觉，也知道这事确实解决不了，而且这又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你就是道个歉，意思一下，有的人现在说不定还能感动得泪水涟涟，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在我看来，问题是这个“泪水涟涟”也维持不了几年了，我估计5-10年就到头了，甚至10年都达不

到，可能只有5年。假如这段时间过去了，他们到时候就不会“泪水涟涟”了，就和你死磕，较这死理了。你怎么办？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的机会已经错过，这时候连切割都切割不了了！如果这样了，那是个什么情形？到时候中国就剩最后的一条路——武力维稳！谁不服，我就镇压，能维一天就维一天，小车不倒只管推，哪天倒了哪天算。如果走到这一步，这个社会就惨了！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问题？作为新的阶段的开端，我们要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担当，要有勇气、有智慧做这个切割，真正和历史告别，我们由此走向法治国家的路，其实前途一片光明，那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第二个和过去明显的不同。

### **迫切需要社会作出改变**

第三个不同，现在普通民众、一般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迫切。在最近很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内心里掂量的东西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现在迫切需要社会作出改变，来适应民众的需求。可能有同志心里会说，老百姓什么时候不追求美好生活？是的，什么时候都追求，但是我想说的是，最近两三年时间，甚至这几个月，他心里掂量的东西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这几年来看，老百姓对于尊严的追求，对于人的权利的追求，特别是现在关于环境的理念等等，人们对它们的理解都在发生变化。

我前一段时间在微博上搞了个很小的调查，只有一个问题，在阴霾比较厉害的时候，如果让你减少1/3的收入能够换来蓝天白云，你同意吗？结果2/3的人表示同意。当然，这话要看怎么看，他说同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哪怕减少他1/10的收入，他也会和你打破脑袋。但是两三年前，甚至于一年前，如果谈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应该是不一样的。这说明人们对于生活当中一些东西的掂量，包括环境、尊严、权利问题，如何认识正在发生变化。

今年2月，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了一个企业家年会，阿里巴巴的马云在这个年会上讲过一段话，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10年后，三大癌症将会困扰中国的每个家庭，这就是肝癌、胃癌和肺癌，这和我们吃的、喝的、呼吸的空气有密切的关

系。马云说，他担心，这些年我们这么辛辛苦苦挣的这点钱，创造的这点财富，说不定到时候就变成了医疗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年的发展？可能人们的一些根本理念都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敏感地意识到现在老百姓的追求，对问题的掂量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各位可以想，下一代成长起来之后，这个变化将会更加明显。在座的年龄大的朋友很多，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生活地要求很有限，穷怕了，饿怕了，我们这代人追求得比较实惠，只要手里有点钱花，能吃饱，吃得香一点，也就满足了。但是各位家里都有孩子，他们这一代人长大了之后，对生活的追求可能和我们很不一样。你觉得不重要的东西，他觉得很重要，你觉得能忍的东西，他觉得不能忍。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在未来的30年，中国老百姓对生活的追求和理解、要求，可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个社会必须作出改变。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现在你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翻开新的一页，翻得好要翻，翻得不好也要翻，中国必须要进入新的阶段！

### **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

第二个大问题，我想谈谈如何走出转型“陷阱”，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

进入新的30年，并不是说我们马上要进入新的光辉灿烂的30年，我没有这个意思。很可能情况恰恰相反，未来30年，可能是相当不轻松的30年，尤其是开头这一段。最近我经常讲，十八大至少要管未来10年，这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10年！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也能体会到，过去这30年，我们把好听的那些话基本说尽了，把最容易做的那些好事也基本做壳了，甚至把好花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老实说，剩下的基本都是难办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来这个新的阶段是相当严峻的、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不但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大体上都是比较难办的事，而且给我们留下的做事空间现在已经非常有限！

在政府工作过的同志可能更有这样的感觉，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你会感觉很多东西都能动。例如，这个瓶子摆得不是地方，你就可以动它。而现在，你明知道它摆得不是地方，但是也动不了。很多东西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利益格局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明知道问题在那里摆着，但是能动得了的地方并

不多。十八大之后，新班子上来了，各位都在议论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谁的取向是什么样的？他会不会做事，能做多大的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这个已经正在固化的利益格局允许你做什么？所以现在我们对的问题是相当的艰难，但是能够做这件事情的空间却非常有限，这说明我们对的情况是非常严峻的！

未来我们面对的这一段时间很艰难，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现在面临这些新的问题，有的问题是前人的经验教训，摆在那里可以让我们借鉴。但是有些问题，就连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都不多，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几乎完全靠我们自己摸索。举个例子，上上下下都在讲“中国梦”，怎么理解？如果把“中国梦”理解为像美国人那样发展、生活，还要追上它，超过它，讲什么“伟大复兴”，我现在就可以说，永远都没有可能！别的不说，就资源这一条，就不允许我们这样生活。因为我们有14亿人口，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如果真的勉强过上了，对中国来说可能也是一场灾难！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当过更好的生活。但是这个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要通过什么样的发展途径才能实现呢？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完全靠我们自己来摸索。

### **未来四种可能选择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十年是艰难的十年，也是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十年。这次换届，将来会怎么走？这个不确定性比以前的任何一届都大。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已经走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现在中国的情况和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情况比较类似，当时经历了“6.4”，中国面临一个十字路口。现在看当时比较简单，就是向前、向后两种选择，通过邓南巡，我们选择了向前走。但是这次的中国十字路口比那次复杂，不是有两种选择，而是有多种选择，有多种可能性。十八大前后，整个社会的思想空前活跃，人们也提出各式各样的主张、想法，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在这些想法和主张中，互相之间可能还有严重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未来选择走什么样的路就非常重要。我前一段把人们提出的，包括我们自己提出的想法简单的规整了一下，认为现在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思路，或者是四种可能选择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选择走什么样的路非常重要！

第一条路，我把它叫做在一定意义上向旧体制的复归。我们可以把前一段薄熙来主政时期重庆的一些做法，所请的“重庆模式”作为代表。在薄熙来出事之后，我们知道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在下降，但是我觉得，仍然要看到它在整个社会当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下层的民众过多的承祖了改革的代价，在下层民众当中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怀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当中的一些重要弊端不能得到有效的克服，中国走这条路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关键看将来人们会逼到一个什么份上？正像各位经常说的，当然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但这个可能性不能够完全排除。

第二条路，就是延续过去30年改革的模式，深化改革攻关、改革攻坚。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获得了快速的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造就了大量的弊端。现在的老百姓还能否继续认同这个改革？可能是个问题。现在普通老百姓有时候听到“改革”这两个字，都有心惊肉跳的感觉，只要一改，不是这个地方吃亏，就是那个地方吃亏，反正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这个改革现在也处在很尴尬的境况中。

中国现在有很多弊端，不改是不行的。单改就行了吗？也不见得。前些天，我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有点情绪的话，“我们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不改打你两个光，改了说不定打你三个耳光，反正你离不开这个耳光”！和过去相比，改革复杂得多了。例如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也是最近政府用最大力气推进的铁路系统改革，不改确实不行，铁道部高度的行政化、垄断化，要改。但是改了会怎么样呢？结果很难说。中国将来走这条路的可能性非常大，为什么？别的不说，现在凡是在领导岗位上的这些干部，基本都是在改革30年当中成长起来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一套。不得不改了，但还是这一套，因为大家也不会做别的。如果按照这条路来改，最后是个什么结果也很难说。

第三条路，叫定型现有体制，原地不动，维持现状。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坚持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假如说这个社会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重要的地方改不动，很可能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如果是这个结果，既得利益集团最高兴，最符合它的利益。但是会激起社会当中最多的不满和社会矛盾。而我觉得，中国走这

条路的可能性也很大。为什么？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权力，它要不改，可能你还真动不了！而它现在根本就不想改，所以前一段有人放出风来试探，这个人多少还有一点背景。他说，我们就不改，你究竟能怎么样？！我们已经维持了10年，继续维持下去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不是说这条路一点都不会改，会小打小闹，但是基本的东西不动。所以中国走这条路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但如果这样维持下去，会维持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也是很难说的。

第四条路，就是我们所主张的，选择一个新的方向进行改革，这个方向就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我刚才给各位提供了三份报告，它们之后的第四份报告我们正在写，从去年1月到现在还没有写充，大约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正式发布。这份报告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如何通过改革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需要一场改革，但是需要的是一场新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我这里特别强调是一场新的改革，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8年的时间里，我凡是讲改革，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深化改革”、“改革攻关”、“改革攻坚”，都是讲“改革新故事”、“改革再出发”，强调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新的改革，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通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当然这个任务没有最后充成，但是框架已经出来了，这是我们过去30年最大的成功。未来30年，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这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所以现在关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我大体就概括为这四种，出不了这个圈子，关键是我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

### **公平正义是最核心的问题**

在我刚才说的主张当中，最强调的是公平正义。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它？可以说，公平正义现在已经是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基本的症结。现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很多问题，从经济到社会、政治，问题出在哪里？往往都和公平正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最简单的经济上说。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活力在不断下降，深圳也是如此。为什么？最关键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这是现在经济上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未来要有一个不错的发展，首先要解决公平竞争问题，它本质上就是公平正义的

问题。前一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讲过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政府现在在经济上最需要做的，不是今天出台36条，明天出台72条，今天扶持这个企业，明天扶持那个企业。而是只有四个字---视同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企业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公平竞争，它的活力自然就能激发出来！所以，如果要重新造就中国的经济活力，最关键的是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大家都感觉到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和上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一下，你可以看出来，由吃不饱饭这样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少了，现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从哪里来的？主要就是由社会不公造成的，背后还是公平正义的问题。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在社会层面，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我们能否做到？这已经是个问题。什么是公平正义最低的标准？最简单的说，老百姓遇到点事情要有说理的地方，这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标准。但是各位想一想，在中国这可以做到吗？不用说一般的老百姓，哪怕有一官半职的人，自己遇到一点事情，能否找到说理的地方都是个问题。例如王立军，他算是位高权重，遇到一点事还向美国领事馆跑呢！我们不讨论这是对是错，不说他因为什么跑，但是关键是他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他觉得跑到北京一定能够找到说理的地方，那为什么非要向美国使馆跑呢？之前召开的两会上，九三学社一位副主席讲了一件事情。省里的九三学社副主委，是副厅级干部。他岳母家里拆迁，因为补偿标准问题发生纠纷，他作为女婿也帮着过去讲理。他后来说，这时候你就能明白什么叫没有讲理的地方，根本就不允许你说话，一张嘴就把你的手用手铐铐上，到派出所里再说话。他在被铐上之后说，“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摸我的口袋，里面装着证书呢！”因为他的手被铐住，还是由警察把证书摸了出来，这样他才没有被抓进派出所。后来他讲到当时的心情时说，他当时连死的心情都有了！各位，县听级的干部尚且如此，一般的老百姓又当如何？！现在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从政治的层面来说，十八大引人注目，除了它的重要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的安保措施、维稳措施也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各位在深圳还好一点，我们在北京体会更深。开始，网友说出租车后面的窗户玻璃摇柄要卸下来，我认为这是瞎编的，这怎么可能呢？太荒谬了！但是后来一打车才发现这是真的。不但菜刀、剪刀不能卖了，连小孩玩的遥控飞机也不能卖了，可以说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很多人在微博中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究竟怕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哪怕是你问到最高层，他就算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我估计也回答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也说不清楚究竟怕什么，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你说怕什么呢？怕炸弹还是怕传单？他也说不清楚，就是感觉这个社会好像有点不安定，弄不好会出事。

### **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持现状**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我认为在于体制的脆弱性！他们维稳到今天这个份上，也因为体制脆弱。体制为什么脆弱？全社会要求政府能够提供、维护公平正义，如果你不能做到，而且不但做不到，有时候还带头破坏社会公正。他心里没底，体制就脆弱，心里就发虚。

既然要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在究竟卡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转型陷阱”，它最重要说的是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逐步地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不断地做大，现在要维持目前的这种现状，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向后退。这是中国现在最麻烦的问题。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只用一句话解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改革改不动，但是很多人想这是什么意思？中国有改革的力量，有反对改革的力量，因为后者太强大，改革就走不动了。但是“转型陷阱”要说的不是这个问题，真正起作用的是第三个东西，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存在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什么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实际上他们的思想一点都不保守，可能有些人在三四年前都是响当当的改革者。但是他们在改革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想向前走了。他们既不想向前走，也不想向后退，就想停在这里。为什么？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现状是什么？简单的说，是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方便用权力时用权力，方便用市场时用市场。对他们来说，没有

比这更好的了。各位不信就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房地产商，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最有好处？假如能用权力的方式廉价地拿地，又能用市场的方式进行卖房，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如果向前走，彻底市场化了，让他们适应市场的方式来高价卖房，但是对不起，他们也要用市场的方式来高价拿地。这难道比我刚才说的现状好吗？如果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你可以不用钱拿地，但是对不起，这房子也不能卖。所以他们既不想向前走，也不想向后退，就想维持现状。中国真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往前走，包括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卡在了这里。

无论如何，这个社会未来30年还是要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讲了一段话，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有启发。他说，一个政府首要的职责不是发展经济，甚至也不是强大国力，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认为，这应当成为未来30年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

### **为什么提出“社会进步”的理念**

第三个大问题，简单谈一个理念，我把它叫做“社会进步”的理念。为什么？在新的30年开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脑子里有什么样的理念非常重要。

在讲这个理念之前，我想把刚才提供给各位的三个报告简单说两句，因为它们与这个理念有关系。刚才我给各位提供的三个报告，第一份是2010年4月发布的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它当时起到的直接作用是把维稳从一个主流媒体不允许讨论的问题，变成了至少可以偶尔进行讨论的问题。这个报告发表之后，国内的主流媒体，包括一些重量级的媒体作了大量报道，有的报道就用了这样的题目，“清华报告指中国的维稳已经是恶性循环，越维越不稳”。有的题目是，“清华报告指中国维稳成本太大”。所以这个报告的发表和主流媒体对它的报道，打开了这几年对维稳问题进行反思的空间，促成了最近这两年整个社会对于维稳问题的反思和讨论。

第二份是关于社会建设的报告，最主要针对的问题是这几年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膨胀趋势，提出由市场的发育和社会的建设来遏制这个趋势。它发表之后，对一些地方的社会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省市非常明确的说，我们社会建设的思路就是按照你们的思路来做的。关于这一点，广东也比较明确。

第三个报告，就是刚才讲的关于当前改革困境的报告，如何来解释我们现在改革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我为什么首先要提这三个报告？因为它们与我下面要讲的这个理念有关系。我为什么要写它们？就为了想把一个理念在中国能够提出，能够传播、传扬开来，这就是社会进步的理念。后来我把这三份报告和下面要写的报告，统称为“中国社会进步系列”报告。去年1月，我们专门在清华大学成立了研究所，就叫“社会进步研究所”。其实我最早提出这个问题，还不是从写出这些报告开始，而是2008年，当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当时在几个场合反复讲一个问题，说现在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后来写这些报告，成立这个研究所，都是为了它。

### **我们这代人可能很可耻**

各位听我这么强调社会进步问题，有没有感觉怪怪的？为什么？“社会进各位听我这么强调社会进步问题，有没有感觉怪怪的？为什么？“社会进步”这个理念不是我们提出的，而是古语有之。但是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人讲这个概念，而我为什么把一个很古老的东西又翻出来讲呢？这个话没错，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讲，怎么突然要说它呢？打个比方，一个家庭中，两口子过日子已经很多年了。今天晚上吃壳晚饭，两个人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这时夫妻当中一个人突然说了一句话，咱们俩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女同志可以想像一下，饭菜给你做好了，你也吃饱喝足了，碗筷也收拾干净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这时，你老公坐在沙发上一本正经的说，我们要好好过日子！女同志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是脾气不好的女同志，不同老公打架就不错了。她会反问，你是什么意思？谁不好好过日子？如果你不想好好过日子就赶快说话！我今天讲的社会进步的问题，大家可能就有这种感觉。这句话是不错，但是为什么突然讲这个问题呢？我认为中国到了迫切要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没有社会进步的理念，只有另一个理念——发展的理念。所有的东西都叫发展，例如经济叫发展，社会叫发展，文化叫发展，教育叫发展。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发展的理念最主要的是一个数量概念，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讲发展质量，但是它最主要强调的是数量的增加。但是在我看来，在我们快速发展30多年了之后，如果没有一种好的理念和价值来主导这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个

发展可能要出问题！

我想从一件事情说起，这也是促使我提出社会进步问题的直接原因。大约五六年前，我去一个市里，临走的时候，一个区长给我打电话，你什么时候走？走的时候我请你吃饭！我和他这次也算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因为他经常读我的文章，所以经常开玩笑说，他是我的粉丝，所以在我走的时候他要请我聊聊。

在吃饭的时候，他没有带任何人，把司机也打发走了，只有他和我们夫妻三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他说，“孙老师，你知道我现在最难的事是什么？就是拆迁任务，有100万平米，市里下来的硬指标。而且这和乌纱帽连在一起，你拆够这100万平米，区长接着当，拆不够这100万，谁能拆，谁来当！”我在这个市停留了两三天，我问拆哪里？他说哪里都可以，只要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掉100万平米就可以！各位，这种事情在中国不是个别存在的，但是我听一位区长亲口对我说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受到很大的触动！各位可以想，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发展吗？一个市长给一个区长下了硬性指标，今天你必须要把老百姓的房子拆掉100万平米！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中有这样比较的吗？我们历朝历代有这样的发展吗？没有！这说明了什么？如果现在没有好的理念和价值来主导这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就可能要出问题！

实际上是现在已经出了问题！最近这些年，我经常在想，将来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代人？有时候我们想起来，可能还感觉很自豪，感觉我们经济发展很快，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等等。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将来的子孙后代写历史教科书，写到我们这代人时，不会有任何好词来形容我们。我们这代人在他们的眼睛当中，很可能就是荒谬、愚蠢，甚至是很可耻的一代人！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这代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是最独特的。我们把地球演进了这么多亿年形成的那点财富弄出来用光了，煤挖出来了，石油抽出来了，天然气弄出来了，各种矿产资源挖出来了。能烧的基本上都烧了，最后化作一缕轻烟。有的同志说，那还有很多不能烧的呢，深圳的这些大厦就不能烧，那都是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原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说了一句话，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30年！如果我再把它加20年，各位想一想，50年后，现在我们看来是财富的这些高

楼大厦，将来就是一堆垃圾，是否有地方放置都不知道。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算是中国最有名的建筑学院了，我前几天给这里的学生讲，你们千万别把自己盖的这些房子看得太重，将来的子孙后代比我们会盖房子，这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各位想一想，80年代时，深圳一个星期起一层楼，外面人听到后都觉得很震惊，叫做“深圳速度”。但是各位，现在一天盖一层楼有什么大不了？对子孙后代来说，盖楼是很简单的事，可能就像洗衣服、做饭差不多。那时候，面对着我们给他们留下来的这堆烂楼，他们不是感谢我们给他们留下这些财富，而是可能发愁这堆垃圾怎么办？拆了放哪里？这一点不是笑话。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什么？我认为一点疑问都不会有，就是空空如也、千疮百孔、一片废墟。这还有疑问吗？所以子孙后代除了骂我们之外，还能说什么好话？所以小伙子，再活75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可能人们会骂，那帮坏蛋都死了，就剩这一个还活着！

### **做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

去年发生了三个事件。一个是四川的什邡事件，一个是江苏启东事件，一个是宁波镇海事件，它们都是因为要上很大的项目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而弓I起的群体性事件。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这三个事件的主体都是90后，他们已经不同意了。他们说，我们宁可不要这个项目，不要几十亿的60？，你把环境给我们保护下来，我们还要生存呢！我们已经到了真正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再换一个不同的角度。你把大自然一次性地给我们的这点财富被一代人祸害光了，你活好了吗？我们整天吃的是有毒食品，呼吸的是污染的空气，喝着肮脏的水，下个饭馆吃的还是地沟油。去年冬天，全国大部分地区看到太阳都不容愚！这是为了什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几年前，有个网站搞了一个调查，假如说有来生，你是否愿意再做中国人？这个调查还没有壳毕，我发现已经有1万多人参与，其中有6收的人回答，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第一位的原因还不是地沟油问题，而是做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去年春天，我参加了一场会议，对我很有触动。这是中国在非洲的一个项目管理会。在非洲管理这个项目，遇到了在中国根本想象不到的问题。例如非洲很多地方

都是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发一次工资，今天发工资了，那么明天就找不到这些非洲员工了，起码有1/3不来上班。干什么去了？花钱、娱乐、消费、享受去了。过几天他们又陆陆续续回来，因为钱花没了，他们要干活了。在非洲制订工期时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例如今天混凝土刚刚浇铸了一半，然后把工资发了，明天可能就没有人干活了。中方管理人员很生气，问他这些天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又找不到你了？他说老爸死了，我总要回去看看吧！管理人员反问，你老爸今年都死了多少回了？一发工资就死吗？他说，之前说要死，但是最后都活了，这次是真的死了。其实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也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好不了。但是反过来说，他们也很难理解我们。这些管理人员说，这些非洲员工经常问他们，他们派到非洲来的都是什么人？是否都是犯人？管理人员反驳说，这都是他们精挑细选的优秀员工！非洲人很不理解地说，这些中国人光会干活挣钱，也不会花钱、消费、娱乐、享受，不是犯人怎么可能这样呢？！这件事至少提醒我们，应该考虑发展对人的意义，以及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去年1月召开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有人向汪洋提问，说江苏的609马上要超过广东了。我记得汪洋回答了这样一句话，超就超吧，别管它！在三四年前，一个地方大员这么回答问题都是不敢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汪洋说过，在全国都在搞阶级斗争的时候，广东人最早知道要挣钱了。现在全国都知道挣钱的情况下，广东提出要过幸福的生活。广东最早提出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之后又有一些省陆续提出了类似的理念。前年春天，各个地方制订“十二五”规划，有人统计了一下，全国一共有59个地方把“提升居民幸福感”写到了“十二五”规划当中。我认为中国到了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知道，多重要的问题，到了宣传工具，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手里，往往变成了一个笑话。前一段，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拿着话筒，满大街的追着人问“您幸福吗？”有人回答，我不姓福，我姓曾。这当然是个笑话，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2008年，我提出中国要有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一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找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位学者，其中有两位非常出名，一个是阿玛蒂亚森，一个是施

蒂格利茨，让他们组成小组，只研究一个问题——如何使人民过得更幸福？如何制订一个指标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政府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有利于人民的幸福？因为在萨科齐的思想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能够真正给人们带来幸福的是社会进步。

要进入新的30年，我们要有一个理念的变化。至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有社会进步的理念。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追求社会的进步，用社会进步来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这次两会结束之后，李克强同志用了这样一种表述，叫做“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说的这句话？是顺口说的，还是深思熟虑作为将来施政的理念、指导思想提出的？如果他不是随口说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为未来的执政理念，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对于今天这个主题，最后我再重复一句话。过去30年，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未来30年，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最基本的标准是公平正义。假如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同各位作的交流。谢谢各位！

## 与听众交流

**提问：**十八大闭幕以后，中央电视台晚八点播出了《赵氏孤儿》。请问这个《赵氏孤儿》背后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第二，您刚才强调公平正义，不知孙先生是否知道，最近两年农村老人满60周岁后，每个月发55元钱。十八大提出要建成小康社会，一个特色是改革红利。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社会要比较，人民的收入要翻番，是否解决小康问题后，农民由55元钱变成550元钱？请问孙先生，农村的老人在领导们面前还有尊严吗？

还有公平正义可言吗？

**孙立平：**我想，这位先生其实不是让我回答问题，他已经有答案了，让我再附议一下。

我认为这里包含着很多值得我们去想的问题。《赵氏孤儿》我现在没有看过，因

为我没有观看电视的习惯，最近一个月都没有看过电视。它或者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不太可能。

新的30年开始，如何判断这个社会向前走？我认为这个新的30年和过去的30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为什么？过去的30年，基本上是政府在决定这个社会怎么走，老百姓不能说一点作用不起，但是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未来的30年，我们将会看到社会怎么向前走，将不会越来越简单取决于政府，社会大众会起到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一点可能在广东更能够体会到。例如广州的区伯、举牌哥等等，反映了这个社会在逐步发育。我前一段写的文章叫做《确定中国社会转型新思维》，有1万多字，《经济观察报》用了两个整版发表，因为报社要发给每位两会代表一篇真正有意义的文章。我当时就讲，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过去说改革，更多的期盼是政府你改啊！但是我觉得将来中国社会怎么走，可能更多要取决于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互动。

**提问：加快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否要建更多的接？是否让我们的后代更加责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发展是否会更多参考您作为学者的看法和建议？**

**孙立平：**我不是完全能正面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这代人有个特点，我们做事受过去的体制影响非常大。这和我们过去多少年形成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很可能把好事办坏了，坏事办得更坏。

什么是城镇化？城镇化也无非就是种地已经用不了这么多的人，一部分人口要到城市当中去从事其他的产业，这个社会要帮助他们在城镇当中安定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去搞，可能会搞成一个运动，房地产下乡，农民上楼，最后一定会搞成这样！所以我在微博上说，我们这代人歇歇，说不定就是下一代人之福！

**提问：房价在十八大和两会之后疯长，而股市继续低迷，国民不知道怎么“出彩”？近期连续发生强拆时直接从人的肉身上碾压过去的现象，而且前几天有一个记者也死在这上面。这怎么“出彩”？这好像是背离，惯性，还是我们的政策正在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孙立平：**最主要的问题是要保证老百姓的权利。有一次我去河北，和河北企业家孙大午聊了将近一夜，他这样概括我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我认为他的这个概括非常精要。什么叫公平正义？不是搞点平均主义就是公平正义。关键的问题是老百姓的权利。拆迁轧死人的问题，在正常的社会当中很难想象，这个社会连最基本的人权意识都没有，这是最底限的东西了！权利靠什么？必须用社会自己的力量才能保护它。将来我们究竟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壳全取决于政府，同时也取决于民众！随着民众的觉醒，社会矛盾的逼迫，可能推着政府向前走。我们原来叫改革开放，将来很含糊的话说是社会转型，这也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提问：为什么政府要用武力来维稳？请您谈谈对信访的看法**

**孙立平：**我个人的看法是，信访是和法制格格不入的制度，应该结束了，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了！这个体制也维持不下去了！不只是你作为上访者有这样的感觉。

我去年夏天去一个地方，见到一个老政法委书记。他对我说，“孙老师，我干了二十多年的政法，算是“老政法”了，但是我越来越不会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信访，他会干。后来用截访，他还会干，把信访的人抓回来就是截访了。现在他真不会干了，现在在信访、截访之后，还有一个新词，叫做“非法截访”，不但抓信访者，还抓截访的人。“政府究竟让我们干什么？这个制度已经彻底乱套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破坏法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连流氓无赖的手段都使用出来了！前几天，我与某省公安厅的朋友吃饭，他告诉我一个很“黑”的事。两会期间要截访，如果在大街上把这些上访者抓起来，被外国记者们发现影响不好。到最后他们使用了一个办法，给上访的人找个宾馆住下，到晚上雇俩小姐向门里一推，后面跟着几个警察，小姐一配合，抓你个卖淫嫖娼！这都是真实发生的，是无赖流氓的手段！这就是对法制的破坏，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政府这样做，他们能平息吗？你只要开始这个过程了，实际上就是踏上了不归路，想回到正常的轨道都不太可能了。

